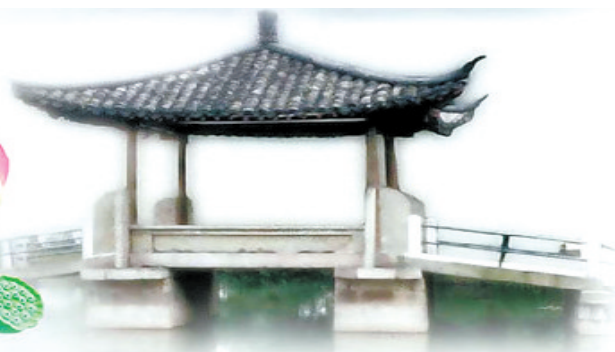


博客



真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断检讨和反省自己对待孩子的具体方式。“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懒惰的逻辑,是父母们为自己开脱的最佳借口,假若你特别迷信这句话,你对待孩子的方式就一定需要检讨。

——摘自彭晓芸博客



一个人的旅行

马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6e980100fk8p.html

去幽深的峡谷望向一线天空,结实而厚重的脚步,漫无目的的行走。感受春秋枯潮涨潮落。一些细节,过眼烟云。

偶遇一位僧人,不知他的前世如何,但是今生,只为轮回。

夜色之清冷街道,干燥而暖和的酒吧,淡淡的茉莉香味,无休止的谈论,突然沉默,望向,灯光映射下的泥泞路面。一些爱情,苍白而无力。

不经意的转身,看到他们淳朴的笑容,不谙世事的生活。这份宁静来之不易。

一朵野花,盛开在山石的凹陷处,洁白的寂寞,那么的弱不经风,生命的脆弱,似乎向往南方,“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莫名感伤,黯然销魂。

所以想象,时常出现的画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深冬腊月的黄土高原,冰河封冻的时期,正午清冽的阳光挥洒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枯败的枝干上挂着几片残存的树叶,山阴处的积雪上浮着一层薄土,被风吹起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干枯的玉米秆整齐的倚靠在山崖边。

在村头残圯的土墙前面,一位穿着千层底的棉布鞋,宽厚的土布裤子,碎花的大红棉袄。围着粉红色的围巾,用红头绳扎起一对小辫子的美丽姑娘,正静静地望向远方。清澈的眼睛饱含深情,似乎在等待远去的心上人。她刚唱完一首信天游,歌声竟是如此的悲凉,如同这千沟万壑的土地一样,回荡在山际,贫瘠而寂寥。

一些景象美丽的不忍触动。

若干年后的重逢,却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所以转身,安静的离去。也许分离只是为了相聚。

那些年他们随遇而安,某日阳光洗涤过的小镇,清晰且深刻。一次不经意的回眸,偶然邂逅,恍若隔世。



时代广场的那一吻

孙骁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999594.html>

那张著名的照片《胜利之吻》当中的女主角爱迪·莎恩死了,活了91岁。美国的报纸发表讣闻说,这个低调的女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通过摄影师艾森斯塔德知道自己原来就是照片的主角,在战争结束后成了一位“二战名人”,言语间似有轻蔑。归根到底是这样的旧调重弹:照片中的人果真是她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至纽约,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蜂拥至纽约时代广场——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太多,等待太久。此时,在大街上欢庆的人群之中,一名美军水兵突然抓住一名素不相识的女护士,右手搂腰,左手扶颈,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拥吻。这个场景刚好被《生活》杂志的摄影师艾森斯塔德用镜头捕捉到,于是



便成为了瞬间的经典。累积至今,这张照片在世界上有多少份拷贝,根本无从统计。同样无法确认的,还有当初照片中人物的真实身份。莎恩其实也是当时众多给杂志社打电话、写信证明自己就是“画中人”的护士们的一员。但一般人通常在写信没收到回复或者对方对自己的身份表现出不相信时,便灰头土脸打了退堂鼓,而莎恩却执意要和拍下这张照片的艾森斯塔德见

面,当面证明自己的“真身”。可以说是这份坚持和热情,最后让她成为举世公认的那名护士。

五年前,彩雕版的《无条件投降》在纽约时代广场揭幕。照片此时已经幻化为艺术品,成为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而它的揭幕人正是莎恩。已是物换星移几度秋,在幕布掀开的一刹那,这座雕塑乃至照片本身的真伪,已经和她本人脱离了关系,进入了社会舆论的阐释漩涡中,成为人们精神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那上面的女人到底是不是莎恩,或已不再重要,甚至可以说,每个经历过二战胜利的人,都能在照片上两位忘情的接吻者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么它全部的真实身份,也不必继续追问下去了。

释放

陈铁波

<http://chentiebo.blog.tianya.cn>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背负着从环境里因袭而来的沉重的负担,疲惫不堪地行走着。偶尔来到山野,便觉得一身轻松,满心欢喜——我们把生活环境整个儿给抛到脑后了,把素日里压在我们心底的重负放下了。可是,只要一往回走,那些沉重的包袱又紧紧地套上来了。

到底该如何才算释放,而不是这昙花一现般虚幻的解脱?

前个周日,在清源山上喝茶,突然一阵急雨冷不丁落下,大家仓皇逃窜,到旁边的庙宇下躲雨。没一会儿,雨渐渐停了,天又放晴啦。春天真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刚刚还在哭哭啼啼,这会儿脸上又挂着笑容呢。躲雨的人们从各个角落冒出来,争先感受着雨后的清新,欣赏着春天的可爱劲儿。嗅着这夹杂着土腥味的清甜的空气,我突然想到,这雨,不正是上天的一种释放——短暂的倾泻,带来一个更加清新的世界?

上天也有沉重的负荷需要释放,更何况我们。对于压抑心头的重负,我们不也可以如法炮制:一阵疾风骤雨,然后,就是太平与清新?

依赖外在环境的变更来减负,终究只是一时,长远的释放只能源于自身的心灵革命。在电光雷鸣中,在风雨交加中——对社会陋习的猛烈轰炸,对狭隘的自我意识的无情批判,断然撕下环境和性格给你贴上的种种负面的标签,内敛的目光坚定地望向空茫的远方——那个真实的你,才隐隐约约从浑浊中浮出,晴朗的天空才得以呈现。

这便是觉悟。温暖的阳光剥去我们身上厚厚的衣裳,我们更轻松自在;但只有心灵的暴风雨才可以帮我们卸去积压心头的重负,还我们一个晴朗自在的世界。

不要嫉妒别人的享受

余聪

<http://haideng.blog.tianya.cn>

你说你不在乎钱,可总有人在乎。

你说你不在乎物质,没有物质你却寸步难行。

楼下大叔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小聪,我告诉你,钱多了干什么用,身体不好,再多的钱也白搭,我现在很充实,我不想赚钱,要不然我开个黑诊所,一个月三五千没一点问题……”于是,一声叹息。大叔依旧早晨六点半起床,散步,买菜,回来给老婆做早饭。

大叔是四川人,年轻时曾在某个工厂医疗室工作,后来国营工厂解散,现在拿着不多的退休费,跟着女儿来深圳生活。他们一家三口在深圳的生活其实并不乐观,老两口花一千多的退休费,交了房租就捉襟见肘了,而且老婆还天天打麻将。

过了几天,路过大叔住的楼层,门开着,客厅里传出响亮的声音:“吊顶嘛,一平米成本价也就三四十,你收我八十多就贵了点……”大叔买房了。可是买的是小产权房。就是20万左右你就可以住进

去,但你没房产证,这样的人在深圳很多很多,可是我不敢说大叔什么。将来某一天,只要一纸文件,小产权房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从那以后,大叔家的大门开始有意无意地敞开着了,这在以前,很难碰到。不论怎样,大叔可以对家乡父老说,我在深圳买房了。虽然,20多万和真正有产权的200多万来说,有着天壤之别。可是这个房子的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多少辛酸。

人总是在一种适合自己的水平上来比去,在比较中获得成就,在比较中将别人踩在脚下。更多的时候,是个面子。我买了小产权房,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家乡父老,我有房了!

量力而为吧,如果我们伸长了脖子跟自己较劲,总有一天会累死。有些孩子一出生就有可能带着四五套房产的产权,有些孩子却只有茅草房几间……不要嫉妒别人的享受,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我就不信等不到你需要的东西!